

毛泽东出巡必带的书

今译
足本

随园诗话

清·袁枚

钱钟书《谈艺录》称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话，无可伦比。”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93)
卷三	(183)
卷四	(273)
卷五	(359)
卷六	(467)
卷七	(567)
卷八	(671)
卷九	(767)
卷十	(871)
卷十一	(971)
卷十二	(1045)
卷十三	(1141)
卷十四	(1249)
卷十五	(1363)
卷十六	(1453)

随园诗话补遗

卷一	(1533)
卷二	(1613)
卷三	(1701)
卷四	(1771)
卷五	(1847)
卷六	(1937)
卷七	(1995)
卷八	(2075)
卷九	(2149)
卷十	(2229)

【原文】

白下布衣朱草衣，少时有“破楼僧打夕阳钟”之句，因之得名。晚年无子，卒后葬清凉山。余为书“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勒石坟前。余宰溧水，蒙见赠云：“壹为花县一江分，来往惟携两袖云。待客酒从朝起设，告天香每夜来焚。自惭龙尾非名士，肯把猪肝累使君？却喜循良人说遍，填渠塞巷尽传闻。”《郊外》云：“乱鸦多在野，深树不藏村。”《与客夜集》云：“羁身同海国，归梦各家乡。”《大观亭》云：“长江围地白，老树隔朝青。”《晚行》云：“土人防虎门书字，水屋叉鱼树有灯。”《赠某侍御》云：“朝龙宫袍多质库，时清读纸尽抄书。”

【译文】

白下的一个普通百姓叫朱草衣的，小时候有“破楼的僧人打夕阳钟”这样的句子，并因此而出了名。晚年没有儿子，死后葬在清凉山上。我为他写了“清已故诗人朱草衣之墓”，刻在坟前的石头上。我在溧水作官，受赠一首诗说：“一江把县城分成了两个部分，我来这里只带着两袖清云。款待客人的酒要早上就准备好，祈祷上天的香每夜都要烧。自惭自己是龙的尾巴不是名士，怎么能让自己不怎样的诗文来让你看高兴的是善良的人都在说，满街满城都有关于你的传闻。”《郊外》诗说：乌鸦

大多都在野外，深深的树林中肯定没有村庄。”《与客夜集》诗说：“把个人的身体一切都献给了国家，梦里才回到各自的家乡。”《大观亭》诗说：“长红冲得周围的土地发白，隔年的老树又发绿枝。”《晚行》说：“当地人为了防止老虎而在门上写了字，在水边借着挂在树上的灯来叉鱼。”《赠某侍御》说：“上完朝官服便放入仓库中，时不时清点出上课的用纸来抄写书本。”

二

【原文】

随园地旷，多树木，夜中鸟啼甚异，家人多怖之。予读王荦亭进士《平清早发》云：“怪禽声类鬼，暗树影疑人。”先得我心矣。其他佳句，如：“大星高出树，残月细流溪。”“月斜人影忽在水，风过秋声正满山。”“满帽黄花逢醉客，一扇红叶识归樵。”皆妙。

【译文】

随园地方广大，有很多的树木，半夜里鸟叫声十分奇特，家人大多十分恐怖。我读王荦亭进士的《平清早发》诗说：“怪鸟的声音象鬼叫，黑暗中的树影象是一个人。”这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其他的好的诗句，象：“大的星辰高高地挂在树的上空，残月照着细细的溪水。”“月亮斜照人影到映水中，风吹过

去满山都是秋意。”“一帽子的黄花伴着酒醉的客人，一肩的枫叶随着归去的樵夫。”都写的十分巧妙和有味。

三

【原文】

湖州潘进士立亭，名汝晟，诗宗韩、杜，五古尤佳。《偶成》云：“静士难为介，静女难为媒。娉容静女丑，交面静士羞。盛年易畹晚，独抱无驿垂。桃李非我春，蒲柳非我秋。鹤老心万里，鹏怒翼九州。未免笑樊援，岂屑伍喧啾。搜春润章句，摘丹青吟哦。非无兰茝玩，风骚旨已为。诗涛与诗骨，韩、孟两嵯峨。昆体逮铁体，滔滔同一波。金天削秀华，碧海鸣神龙。养色少姚佚，吉词无淫颇。褒中南风手，请为《南风歌》。寥寥发古响，羯鼓如予何。”潘宰直禁某县，以迂缓故，几被劾矣。适传忠勇公平金山归，潘献饔歌，公大夸赏，乃改为卓薦。

【译文】

湖州的潘立亭进士，名汝晟，诗学习韩愈、杜甫，五言古诗尤其写的好。有《偶成》诗说：“文静的男士难以介绍女子给他，文静的女子难以为她说媒。文静女士羞以凭容貌嫁人，文静男士羞于和女子当面交谈。盛年很容易就变老了，独自盼望着远方的消息。桃李已不属于我的春天了，蒲柳也不并是我的秋天。鹤虽老去心中仍想飞翔万里，大鹏一怒张开翅膀可以覆盖

住九州。不免笑那些樊附的人，我岂能和这喧嚣的人群为伍。搜罗春天来润色我的诗句，摘花来丰富我的诗歌。并不是没有兰花来赏玩，风骚诗情早就过去了。诗歌象波涛、诗歌骨格雄健，这是韩愈、孟郊的两个突出特点。昆体的铁，其实是同出一辙。金色的秋天衬出山河的秀丽雄奇，碧海之中有神龟在鸣叫。义色之中少了姚传，吉祥的话没有多说。褒扬善写南风的诗人，快来写一首《南风歌》。寥寥几句抒发古音，那激烈的鼓声与我有什么关系。”潘直隶主宰某县时，因为行腐迟缓，因此几次都被弹劾。刚好传忠勇公平定了金川归来，潘献上一首《饶歌》忠勇公读后大为奖赏，把他从弹劾下官改为极力推荐，这不能不说是诗的功劳。

四

【原文】

鲍进士之钟，字雅堂，诗人步江之子，诗有父风，而清逸处，往往突过前人。《秋雨乍晴》云：“箬帽芒鞋准备秋，稍晴便拟看山游。江潮入郭无三里，溪水到门容一舟。亭午白云闲野径，夕阳黄叶下僧楼。闲身自笑如闲鹤，欲度前峰却又休。”五言如：“一鸟掠溪镜，四山明画帘。”“鱼跳重湖黑，蒲喧急雨来。”七言如：“道心静似山藏玉，书味清于水养鱼。”“翻书细检遗忘事，拨火闲寻未过香。”“岸柳带鸦明远照，塔铃和月语清宵。”皆可爱也。雅堂常言：“作七古诗，雅不喜一韵到底。”余深

然其言。顾宁人云：“诗转韵方法，《三百篇》无不转韵。”

【译文】

鲍之钟进士，字雅堂，是诗人步江的儿子，诗歌很有父亲的风范，而清新飘逸的地方，又往往超过前代的人。有《秋雨乍晴》诗说：“在秋天里准备草帽芒鞋，等天一晴便去游山玩水。江潮涌上岸头不过三里，溪水流到门前只空下一只船。白云停在亭子的上方指示着偏僻的小路，在夕阳照耀下伴着纷飞的黄叶下了僧人的小楼。自己自嘲自己是闲云野鹤，准备飞过前边的山峰。”《五言古诗》说：“一鸟飞过溪镜四面都是山象是画的门帘。”“黑云压着湖面鱼儿跳出水面，急雨说来就来打着蒲喧。”七言诗有：“得道的心雅静得象山中藏的玉，读书的情趣胜过在水中养鱼，”“翻看书本详细检查有没有遗忘的事，拨火闲看有没有没烧完的香。”“月亮照着岸上的柳树和树上的乌鸦，在月光下塔铃声声夜晚显得分外安静。”都写得十分可爱，雅堂常说：“作七古诗，很不喜欢一韵到底。”我深信这句话。顾宁人说：“诗要转韵才能活起来，《三百篇》中没有不转韵的诗。”

五

【原文】

秦中诗人杨子安鸾见访，适余外出，归后见贻一册。《雪

霁》云：“寒瘦自性情，苦吟工未能。晚晴窗上日，先晒砚池水。”《闻砧》云：“满院苔痕合，重门树影深。”

【译文】

秦中的诗人杨子安字鸾来拜访我，刚好碰上我外出，回来后看见他留给我一册他写的诗。有一首《雪霁》说：“又瘦又冷却自有自己的性情，苦苦吟诗但却不能达到工整。傍晚天才放晴日上窗户，照得砚池里的水一片光彩。”《闻砧》说：“满院苔痕都盖全了，好几重的都掩映在树影深处。”

六

【原文】

余宰江宁时，所赏识诸生秦涧泉、龚云若、涂长卿，俱登科第。而流落不偶者，惟车静研与沈瘦岑。沈工古文，不为诗。车诗有可存者。《河南道中》云：“三月春阳淡不浓，老冰如石漱寒风。蹇驴觅路人家远，日暮山坳虎眼红。”《农家》云：“筑场如镜草堆山，绕屋典花映碧潭。闲倚茅帘看客过，南人北去北人南。”

【译文】

我在江宁作官时，所欣赏的几个年轻人，秦涧泉、龚云若，涂长卿，都中了科举。而流落不得志的，只有车静研和沈瘦岑。

沈瘦岑善长古文，不写诗。车静研的诗也有值得保存的。写《河南道中》说：“三月的阳春淡而不浓，旧的冰块象石头一样透着寒冷。跛驴路坏人家又离的远，傍晚山坳中还有老虎在瞪着血红的眼睛。”《农家》诗说：“农场平得象镜子一样稻草堆集如山，远处的房屋旁有绿水有黄水，闲来倚着屋檐看过往的行人，南边的人往北走北边的人往南行。”

七

【原文】

宝应王孟亭太守，为楼村先生之孙。丁卯，见访江宁。携胡木坐门外，俟主人请见乃已，遂相得甚欢。聘修江宁志书，朝夕过从。尝言楼村先生教人作诗，以“三山”为师：一香山、一义山、一遗山也。有从子蒿高，字少林，少年倜傥，论诗不服乃伯，而服随园。《大梁怀古》云：“摇落偏惊旅客魂，秋风回首眺中原。三药树色开神岳，万里河声下孟门。形胜郁盘终古在，英雄慷慨几人存。信陵策土俱黄土，独有侯生解报恩。”

【译文】

宝应的王孟亭太守，是楼村先生的孙子。丁卯年，来江宁拜访我，带着胡木坐在门外，等着主人请见，我们相识十分愉快。聘他修撰江宁志书，朝夕都有来往。他曾讲过楼村先生教人作诗，要以“三山”为师：一个人是香山，一个是义山，一个是

遗山。有侄子嵩高，字少林，少年风流倜傥，论诗不服气他的伯父，而服我。写《大梁怀古》说：“落叶惊动了旅客的魂魄，秋风中回首看中原。三花树色开满山丘，顺着万里黄河直下孟门、过去的山河依在，慷慨激昂的英雄又有几个在。信陵策士都死了，独有侯生知道报恩。”太守的名字叫王筱兴。

八

【原文】

扬州张哲士，与蒋秋泾交好。蒋尤自负，作《游山》一首，程鱼门夸为“小谢”。勃然大怒曰：“分明：‘大谢’，何小之有？”《留别哲士》云：“竟挂秋帆决计行，关心天末倚闾情。便归只好留三月，浪迹无端已半生。人世乘除苍狗幻，名山期许白头成。殷勤相属还相慰，愁听西风雁一声。”哲士《寄怀》云：“恋友心空切，宁亲去敢迟，才为三夕别，已是百回思。避日廉仍下，追凉榻未移。不知江上路，秋暑可曾衰？”哲士咏《胭脂》云：“南朝有并君王入，北地无山妇女愁。”以此得名，人呼“张胭脂”。

【译文】

扬州人张哲士和蒋秋泾交往很好。蒋秋泾十分自负，作《游山》诗一首，程鱼门夸他为“小谢”。他勃然大怒说：“分明是‘大谢’，怎么会是小谢呢？”写有《留别哲士》说：“就这样径自坐船走了，关心远乡的亲人总是倚门而望。即使归来也是明年三

月了，没什么成就已经浪迹半生了。人世变幻万千，期望在名山大川养老终年。和你在一起互相服侍安慰，愁怅中听见天空的大雁叫声。”哲士写《寄怀》说：“依恋朋友的心情十分急切，宁愿跟随他一起走，一天告别三次，已经是想念百遍。躲在帘下避日，追逐凉荫床却没动。不知道在江上的旅途，天气是不是凉快一些了？”哲士写《咏胭脂》诗：“南朝有投井的君王，北地没有山妇女怨。”因此而得名，人称“张胭脂。”

九

【原文】

中州李竹门过随园，见赠云：“园在六朝山色裏，一筑先要问高台。碧梧叶响秋将至，红藕花香客正来。”其诗颇清。惜年甫三十而卒。余爱其《咏鞭》云：“一事思量转惆怅，不能行到祖先先。”《郊外》云：“山势趋潮多北向，人心如雁只南飞。”

【译文】

中州的李竹门路过随园，曾赠给我一首诗说：“园子座落在六朝山色之中，竹子长在高台之上。碧绿的梧桐叶沙沙作响表示秋天将要来了，红藕开花的时候客人正好来了。”诗文写得十分清新。可惜刚过三十就死了。我喜欢他的《咏鞭》诗说：“一事想来想去十分惆怅，恨我不能走祖先的前边。”《郊外》诗说：“山的走势大多是北向，人心却象大雁一样只往南方飞

去。”



【原文】

芜湖施长春，曼郎少年，有卫叔宝之称。余宰江守时，秦洞泉屡为致意，云：“特渡江求见。”已而病亡。有《上冢歌》云：“白杨树，城东路，野草萋萋葬人处。挈盒提壶出郭行，可怜今日又清明。富家冢高高傍岭，贫家冢低低亚畛；家中贫富人不同，一样酒浇不能手饮。暝烟惨淡日西斜，挈盒提过来还返家。一线阴风旋不定，纸钱飞上棠梨花。”

【译文】

芜湖人施长春，是一个英俊少年，有卫叔宝的别称。我在江宁作官时，秦洞泉屡次来向我致意，说：“准备渡江来拜访你。”但后来却死了。有《上冢歌》说：“白杨树，种在城东路，野草萋萋是葬人的地方。提着饭盒出城而去，可怜今天又是清明节。富人的坟，都挨着山岭，贫家的坟，在低凹的地方，坟中的贫富也不一样，一样浇酒却不能喝。烟雾惨淡太阳西斜，提着饭盒又回来了。一股阴风飘来飘去，纸钱飞上天空象那棠梨花一样，开放在阴沉的天幕里。”

【原文】

吴门顾星桥进士，诗才清冠等夷；家有月满楼，藏书万卷，海内知名之士，无不交投縢屨。予目为今之郑当时。《龙潭》一律云：“微风缓缓送江声，最好龙潭道上行。瑶树数丛堪作障，青山一半不知名。闲情转向尘中得，幽景偏宜客里生。晚觅茅斋投一宿，花前试看酒旗轻。”进士名宗泰。

【译文】

吴门顾星桥进士，诗才清绝超群家中有月满楼，藏书万卷，海内知名人士，没有不和他有书稿往来的，我认为他是今天的郑当时。写有《龙潭》诗说：“微风缓缓送来江涛声，最好顺着龙潭边上的路走一走。一排排的绿树可以作屏障，青山有一半都没有名字。闲静逸志还要去向红尘中我，幽景对于在外的人十分有吸引力。晚上我在茅屋住一夜，花前的酒店旗帜迎风招展。”顾进士名叫宗泰。

一一二

【原文】

姚申甫方伯与沈永之观察，本中表亲，姚姐嫁沈。二人年少时，与余同肄书院，每见方伯家遣僮担盒，供其子婿。二人同登曾科，沈寄姚诗云：“辛勤二老训喃喃，爱婿犹爱长男。甘脆每教常健饭，苦吟犹记许分甘。”沈殿试二甲第三，姚二甲第二，自后官阶沈必差姚一级；姚为观察，沈为太守；沈为观察，则姚为方后矣。沈又寄诗云：“平生每好居人后，今日还应让弟先。”余将赴广西金抚军之聘，姚赋诗相留曰：“就使将军重揖客，可如南国有词人？”后四十年，姚竟巡抚广西，余寄书云：“不料当日所谓‘将军’，即此时之阁下，惜我不能来作揖客耳！”永之在书院寄内诗云：“深院蝶娇无语坐，小园花嫩卷帘看。”为掌教杨文步先生所赏。

【译文】

姚申甫方伯和沈永之观察交往很好，是亲戚，姚的姐姐嫁给了沈永之。二人年轻的时候，和我都从书院毕业，每回都见方的家派童子挑饭盒，供给他家子婿。二人一起考上了乡会科，沈永之寄诗给姚申甫说：“二老教育我们辛辛苦苦，爱女婿胜过爱他们的亲儿子。广脆每次都送饭来，苦苦吟诗之余常忆起这亲情中的甘甜。”沈永之中了殿试二甲第三名，姚申甫中

了二甲第二名，以后的官銜沈永之总是比姚申甫差了一等；姚为观察，沈就是太守；沈为观察，则姚已是方伯了。沈永之又寄诗说：“平生最爱好居人之后，今日还应该让弟先行。”我要赶往广西应金抚军的邀请，姚申甫写诗相留说：“即使是将军重视文人，那里经比得上南国有这么多的诗人朋友？”后来四十年，姚申甫竟然作了广西巡抚，我寄信说：“不料当日说的将军，就是今天的你，可惜我不能来作你的幕僚了”沈永之在书院写《寄内》诗说：“在深深的院子里无语独坐看蝴蝶飞舞，小园子花儿鲜嫩使我卷起帘子来细看。”这诗被掌教的杨文叔先生十分欣赏。

一三

【原文】

余在都时，永之引见满洲学士春台。春自云：“年三十时，目不识丁，从一禅师静坐三月，颇以为苦。一夕，提刀欲杀禅师。仰头见月，忽然有悟，赋诗便工。”《塞外》云：“野水吞人面，青山壁马声。浮去连帽起，残雪带鞭行。”殊雄伟。公爱永之与枚，以为两少年必贵；每至，必留饮、留宿，逮妻捧觞。

【译文】

我在京都的时候，沈永之为我引见满洲学士春台。春台自己说：“三十岁时，还目不识丁，跟着一个禅师静坐三月，认为

十分辛苦。一天傍晚，想提刀杀死禅师。抬头看见月光，忽然有所顿悟，一写诗就十分工整。”有一首《塞外》诗说：“野外的湖水映着人的面孔，青山中回响着马嘶声。浮云遮着帽子，残雪随马蹄。”十分雄浑伟岸。春台公十分喜爱咏之和我，认为我们这两个少年将来必定富贵，每次到他那里，必定留下我们喝酒，让我们住下，并且一定要让侍妾自来为咏之和我敬酒。

一四

【原文】

桐城相公七十生辰，余与诸翰林祝寿，宴罢，各赐诗扇一柄，诗写《田园杂兴》云：“不识风尘劳扰，但知云水盘桓。买畚偶来城市，祀神一着衣冠。”“小桥流水村近，疏柳长堤路斜。车马不闻叩户，鸡豚自识还家。”“烟生茅屋云白，雨过菱塘水新。今岁秋田大稔，稻苗高过行人。”“竹屋正临流水，槿篱曲绕闲亭。此是吾庐本色，被人偷作丹青。”“作苦最怜田妇，布衣椎髻无华。盒饷并携稚子，采桑不摘闲花。”公终身富贵，而诗能淡雅若此。

【译文】

桐城相公七十大寿时，我和诸翰林向他祝寿，宴会后，相公赐于每个人诗扇一柄，写有一首《田园杂兴》说：“不知道风尘劳苦，只知道与白云流水作伴。偶然到市上去买畚箕，象拜